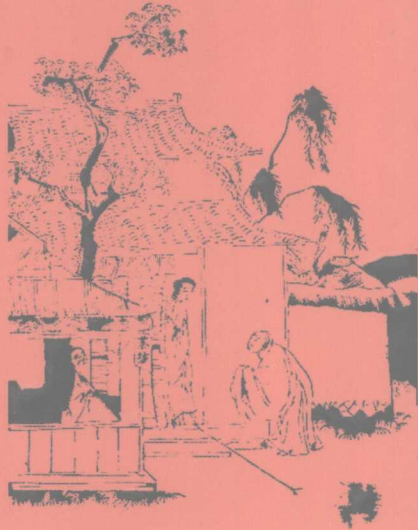


桑哲 宋阜森 著



中国文学中的 伊甸园

zhongguo

wenxuezhongde

yidianyuan

山东文艺出版社

桑哲 宋阜森 著

中国文学中的 伊甸园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学中的伊甸园/桑哲, 宋阜森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9.2

ISBN 978-7-5329-2670-1

I. 中… II. ①桑…②宋… III. 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6658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 8.125 插页 / 2 千字 / 197
定 价 23.00 元

序 一

中国是一个伦理色彩浓郁的国度,同时又是一个吸纳万邦、极富人情味的国家。这种既封闭僵化又开放自由的矛盾显诸各类生活事项当中。性作为一个颇为敏感的话题更为突出。虽然先贤说“食色,性也”一副练达通透的样子,但这种人性之思并未能传诸百世。到宋明之时性已被赋予了淫秽的恶名,因变异人心之弊成为百恶之首。“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思想,也就成了道学家维护社会正义的合理法则。但性是文学家喜欢涉猎的领域,或以猎奇之心极尽描摹刻画之能事,写淫描色,将床第之欢变异转化曝露于世,赚取读者的眼球,以肉色铺排,春色盎然,博取商业之利;或源于性的压抑与苦闷,以文字表达内心的骚动、灵魂的负担与撕裂的痛楚,借色欲的表象探察人性的本真;或借性作为表达自我的工具,显示个性的表演场,以或细腻或朴拙之笔,写野性之欲,写狂乱之色,写性之场景,勾勒氛围,内中思想颇多隐晦,多用隐喻,借以批判社会;或将性作为生命中的奇迹,既不肮脏也不神圣,以欣赏的心态,欢悦其中的美,因此,笔触所及,自然清丽,尽展性的纯美而尽掩性中龌龊。中国文学中写性的作品纷繁芜杂,手法多样,旨趣各异。性被引向人性之美还是淫荡之恶,被作为色欲宣泄的工具抑或反叛的旗帜、个性的标示、引领时代潮流的武器,因作者不同的观念、社会风尚的取向而千差万别。历史上不仅为此留下了繁多的文本,且因其取向上的差别,造成了性问题的敏感性与评判上的众说纷纭,使文学中性问题研究较为困难。此外文学中性的处理与人

类心理、欲望、观念也有错综复杂的关联,也使研究有相当的难度。

桑哲的《中国文学中的伊甸园》一书是他自本科始对中国文学中性问题及其历史流变思索、研究的成果,也是我作为指导教师指导的桑哲的近十万字的优秀学士论文《中国文学中的性问题》的深化与拓展。文学中存在大量的性描写,但如何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待性描写的审美价值、社会影响及流变中折射出的文化心理,如何通过对文学中性问题的梳理和评价,为当下社会性的引导教育提出建设性意见,这类问题还缺乏系统、深入的学术研究。桑哲以其特有的学术敏锐和学术韧性,抓住了这一领域研究上的空缺,自本科毕业至今的九年间广泛收集资料,确立框架,最终完成了著作。这一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具有开拓性,而且对于当代颇为棘手的两性的性文化建设与社会性教育引导等,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桑哲没有对性的问题泛泛而谈,而是从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文艺学等多维视角分析性在文学中书写上的变化、主旨上的变迁及性文化的建构等。论著分为四个部分:历史的关照,文体的考察,明清性爱小说的个案分析和性观念、心理等的综合社会学分析。从历史的维度考察性问题在中国文学中的整体状态,提取“思无邪”、“淫而欲”和“虚而化”三种不同时期的书写表达特点,见出了性在文学史中的流变,既注意了性问题在文学史中的连续性,也注意到了其变化性;从文体学角度,辨析性在诗词歌赋、谜语、传奇、讲唱文学、戏剧及小说等中的表现形态及特色、差别;以个案研究的方式考察明清代表性的文本,通过小说细读,探究中国文学描写性生活的态度、原因与社会批判意识的结合,辨识明清性爱小说的书写特点,总结性爱在不同小说中的意识差异与文化分别;进而在社会学的高度上,考察性文学中的性观念、性心理等问题,并提出关于如何引导社会性教育的建

议。从纵向和横向,宏观和微观,文学与社会等多个角度、多个侧面探讨文学中的性及性在文学中的意义取向,层层推进,析理透彻。这一研究侧重辨析文学中处理性的历史多样性、性在不同时期、不同文体中的多样表现形态,不仅勾画出一幅多姿多彩、种类繁多的性文学地图,而且把性与肉体、精神、文化等的内在关联凸现出来。桑哲力求透过繁杂的中国文学中的性描写、文学家的性意识及性别观念等,改变传统对于性问题的单一、固化的观念,寻绎性与时代、文化等不同的规约机制,探究性的社会引导。

作者在论述文学中的性问题时,没有琐碎地就作品而论作品,而是有意识地把性描写与人的精神观念、民族文化传统等联系在一起探讨,力图通过性文学或文学中性描写的分析,探索潜藏于文本深层中人的意识、社会观念等。为此,桑哲在研究过程中将“性”的内涵进行了适度延伸,通过性、性欲、性感、性心理、性意象等概念的使用,区分文本中性描写的价值取向与人文意蕴的差别。和以往研究者不同的是,他在性的历史线索梳理与文本分析中,不仅通过性描写的分析透视隐藏的国族观念、性别意识、男权思想与女性自觉等,恰恰融合了文化心理与社会深层意识的探究,而且注意到了性作为宣示人性世界的窗口,在文学表达中逐渐由题材问题转换为社会文化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论者在学术探究上的成熟度和深入度。循着这一研究思路,他通过细读的方法破解内中隐藏的话语,从文本中性描写的细微处入手去展示作者的创作心理与价值取向,廓清读者关于性的单一观念,凸现了中国文人在不同时空中的奇思妙想和态度。比如在《金瓶梅》的解读中,他指出小说正是通过对性的狂热展示女性的苦闷,以性的方式吸引、掌控男性巩固自身的地位,“潘金莲实在是有些下作,不过这恰好真实而形象地反映出了她作为一个性欲旺盛的青年女子在遭受了性压抑后的性饥渴

状态。为了缓解性饥渴,即使‘屈身忍辱’,也‘殆不为耻’,可见渴望得到性慰藉的女人在性生活中的尴尬境地。”在对郁达夫性小说的解读中,他注重对《沉沦》、《空虚》、《秋柳》言外之旨的探究,透视出其中暗含的性的苦闷与时代的关联,也因此才能指出:“郁达夫对性描写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他注重坦荡地自我解剖,绝无故意挑逗、吸引、哗众取宠之意。”依靠条分缕析的细读,桑哲不仅形成了较为公允的评判尺度,而且使性在不同论者、不同时代出现的意味得到了准确的定位。

对于文学中性描写的分析,尺度问题对于研究有重大影响,桑哲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也颇见功底,注意到了文学史上各种文类在性描写的发展过程中变化的适度与否的问题。传统研究者往往根据道德观念将关于性的描写置于伦理框架中评判,将之视作洪水猛兽,忽视了其在文学中的特有意蕴与独特的象征蕴含,抑制了其艺术价值而凸现了其低俗趣味;而一些现代派的研究者又往往忽视了性的描写中的社会影响评测,只在文学艺术的角度搜寻其在描写上的创新、在立意上的大胆,因之放弃了对一些小说刻意为之的色情描写的批判,缺失了恰如其分的批评,也导致了阐释上的失当。桑哲在面对文学中的性时,避免了以上存在的单一化立场导致的弊病,而是采用多元化的思维,抛开了先入为主的生活理念,从社会影响、文化渗透、文艺价值等方面综合分析,不无缘由地批也不无原则地扬,而是显露其弊端又凸现其价值,不失其文学之趣也不缺乏洞察深入的力度。就如卫慧《上海宝贝》,他颇为公允地指出:“《上海宝贝》作为‘晚生代’女作家的一部长篇小说,在为新潮女性描形画影,反映‘新新人类’在思想解放时代的精神状态方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问题是作者应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评价作品中人和事,应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两性描写,若尺度分寸把握不准,那就真有可能成为‘腐朽堕落和受西方文化毒害’的典型了。”在认

可其价值、定位反映了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真实状态时,把以“什么样的态度”描写性作为批判的重心,这对于一个年轻的研究者来说,这种学术上的诚恳、冷静与稳重是难能的。

另外,本书值得一提的是其文风,语言平实,趣味盎然,这对于一部学术著作难能可贵。书中充分利用了现当代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广涉资料,思辨性与逻辑性较强,但或许因为桑哲一直从事编辑工作,更明了阅读乐趣对于学术思想传递的重大作用,这也成就了其言语简约有致,辞采温润多趣的文风。而在理性论证的框架下,注重材料的趣味描述,也使得这本书读起来颇为轻松。

近年来,性文化的研究逐渐兴起,人们已经意识到对于性的正确认识关涉一个民族国家的健康发展。作为桑哲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我为他在学术上的进取精神和不断取得的学术成绩感到高兴,也因此,乐于为本书作序,更乐于将这部好书推荐给各位读者。

序 二

这本书研究的是中国文学中的“伊甸园”，也就是男女性爱。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大课题。在现在的各级政府立项中，常有所谓“重大课题”，其实，这也是“重大课题”。告子曰：“食、色，性也。”对于一般百姓而言，还有什么比维持生命和延续生命更重要的吗？人这种动物，无论进化得多么高级，也仍然是世间动物的一种。它可能不断自我异化，但最终还是动物。我们看《动物世界》之类的电视节目，大概不难发现，许多动物从生到死，并没有别的事要做，全部的使命就是吃东西以使自己健康成长，然后找个配偶，生下自己的后代。这个使命完成了，它的一辈子也就终结。许多动物中的雄性，一旦完成交配，马上就死掉了；而雌性在完成产卵或生育之后，生命也会随之终结。这是造物的安排，是生命本来的意义之所在。人这种动物，在自身的进化中为自己附加了太多的“身外之事”，甚至把那些身外之事看做更为重大的事业。这使人的生命更加丰富多彩，也大大提高了人类应对自然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能力，但是，附加物毕竟是附加物，衍生物毕竟是衍生物，根本仍然是根本。人如果“忘本”，那就是可悲的异化。关注这样的课题，这样的书可以使我们不“忘本”。

人们常说，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其实，性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这里的“爱情”并非只是情，而是包括性。它为什么永恒？原因就在于它来自人性深处，是人生的根本，所以任何力量

都不能把它彻底扼杀。事实证明,无论怎样进行禁欲主义的宣传和教育,无论怎样教导人们成为无情无欲的齿轮、螺丝钉或斗争工具,最终都是要失败的,甚至连几十年都难以持续。反人性的力量在人类社会是不能胜利的,也是不该胜利的。一个民族即使在短时间内让反人性的文化获胜,也是历史的耻辱,其教训值得永远铭记。

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来说,尽管学者们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在我看来,最不该忘记的是人的性欲。梅花鹿什么时候舞蹈得最漂亮?百灵鸟什么时候唱得最动听?众所周知,那是在它求偶的时候。人也一样。中国诗歌源头的第一句是:“候人兮猗!”换了今天的话来说,大概就是:“我等着你呵!我盼着你呵!我想你……想你……”它所表达的,是一种强烈的渴望。考察文艺起源的模仿说和游戏说,大概更容易发现,模仿和游戏的内容往往充满了性活动。在东北那片冰天雪地里,在不能出屋的漫长的冬天,作为游戏,炕前的空地上诞生了“二人转”。它现在已经能登“大雅”,但那原汁原味的,却与我们在“大雅”的电视里看到的有所不同。熟知“二人转”的人们都清楚它的本来面目:一男一女在那里转,一举一动大都离不开对性活动的模仿。艺术的本源就是如此,是否需要提纯和净化,其实是个疑问。为登大雅而改造它,使之面目全非,也许是对文化的破坏和摧残。在这一点上,本书做得很好,敢于正视中国历代性文学中性描写的原貌,而且在书中大段抄引。说老实话,对于这样的材料,我一直没有勇气在课堂上读给同学们听,更无法逐句讲解,但正因为这样,抄引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也就更有意义。

做这样的题目,当然是可深可浅,可繁可简,可以高度学术化,也可以兼顾普及。这本书采取的是一种折中的做法,既没有进入学术的象牙塔尖,也没有迎合市场,走的是一条中间路线。

读过书稿,我唯一不解的是,这样一个好题目,为什么不做成一本大一点的书?相对于这个题目,本书的篇幅太小了,若能更充分地展开,一定会更加精彩。但是,即使在这有限的文字里,本书还是对中国性文学的历史进行了比较周到的考察,从《诗经》所显示的“性文学的良好开端”,到明清小说的复杂表现,从五四之后的变化,到“文革”时期的禁锢和新时期的“重返伊甸园”,漫长历史上的发展流变,得到了比较清晰的梳理,为我们呈现了一条线索。对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不同文体的不同情况,作者也都分别进行了考察和描述,而且时有精彩的论说。作为重点,作者比较深入地剖析了明清性爱小说,因为它显示着一个高峰,所以也是全书用力较多的地方。

中国的文学传统很复杂,一个现象显而易见:一方面是禁欲,一方面是纵欲。从根本上说,它源自主流文化与自然人性的矛盾。文化一旦由于权力的介入而背离人性发展,就会有种种畸形的表现。主流文化一旦严重压抑人性,民间的非主流文化就会出现某种补充,但这种补充也很难是自然而健康的。历史已经证明,恰恰是宋明理学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时候,市井小说出现了那么多赤裸裸的性描写,而且往往是纯粹的行为动作,很少顾及精神层面。其实,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如果从中国历代文学中抽取“妓女文学”和“宫女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大概不难发现,妓女的愿望和宫女的愿望是不一样的,呼唤的东西大不相同。妓女终日送往迎来,并不缺少肉欲的满足,所以她们渴望的,是有男人真正疼她、爱她、珍惜她,是一份来自内心的真情。而宫女却完全不同,她们处于封闭的环境,千百个女人属于唯一的男人,直到老死都未必能被“临幸”一次,所以她们所表现的,往往更多本能的欲望。从红叶题诗那样的故事也可以看到,她们对男人并不挑剔。言情小说中那些绣楼上的小姐,常常

是遇到男人就以身相许,也正是禁锢的环境所致。如果天天晚上有舞会应酬,她们大概也会挑花了眼,更不会那么如饥似渴。

关于这一些,这本书中有许多精彩的呈现和分析,相信读者会从中有所获益。

2008年12月16日,南开馨名园

引 论

关于性与中国文学的话题,早在1927年6月,茅盾先生就于《小说月报》上发表《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中国文学在‘载道’的信条下,和禁欲主义的礼教下,连描写男女恋爱的作品都被视作不道德,更无论描写性欲的作品,这些书在被禁之列,实不足怪。但是尽管严禁,而性欲描写的作品却依然蔓生滋长,‘蔚为大观’。并且不但在量的方面极多,即在质的方面,亦足推为各民族性欲文学的翘楚。”并说,“描写性欲而赤裸裸地转述性交的状态像中国所有者可称为独步于古今中外。”“就通例而观,性欲描写的文学大都是变态性的研究。但中国的性欲文学竟是例外。”“中国性欲作品的大概面目是什么?有两句话可以包括净尽:一是色情狂,二是性交方法——所谓房术。”^①茅盾先生的一些见解虽有失偏颇,但毕竟较早地提及了这一话题。近一个世纪以来,对这个话题的研究也不是很多。直到1985年后,一些评论家就某些文章或某些作家的创作中关于性问题的关注才开始多起来。如张辛欣的《我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性心理描写》(《文艺报》1985年12月28日)、孙云飞的《郁达夫小说中变态性心理描写的美学价值》(《艺坛》1985年第3期)、宋永毅的《一个迎面而来的文化现象——对部分小说中性描写的思考》(《文艺报》1986年2月1日)等。1987年,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发表

① 茅盾:《中国文学研究(下)·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1927年6月。

后,曾掀起了性话题的微澜。这一年,丁振海的《也谈当前创作中的性描写》(《文艺报》1987年1月24日)、苏华《对小说性描写的一些看法》(《光明日报》1987年2月5日)、郑祖杰的《文学创作与性描写》(《当代文坛》1987年第3期)等文章相继发表,打破了当代文坛谈“性”色变的局面,性问题终于成了人们不再避讳的话题。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横空出世,关于性问题的讨论又出现了一个高潮。在中国当代文坛上,1993年可以称为“性与《废都》年”:《当代作家评论》于1993年第6期推出了“贾平凹评论小辑”,载有胡河清、雷达、李洁非、陈骏涛、白桦、王徘徊、钟本康等评论家就《废都》创作的评论;《文艺争鸣》于1993年5月号刊出了易毅的《〈废都〉:皇帝的新衣》,6月号又刊出了张洁的《〈废都〉:多滋味的成败》;1993年6月号的《钟山》刊出了陈晓明、张颐武、戴锦华、朱伟等人关于《废都》、《白鹿原》、《金瓶梅》等的题为《精神颓败者的狂舞》的对话。另外,就在这一年,《文学自由谈》、《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当代》也载文对陈忠实的《白鹿原》进行了较大篇幅的评论……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性”与文学的问题上,人们还处于一种非常混沌的状态,许多人把文学创作中的性描写,以及文艺理论研究中的性问题认为是“诲淫诲盗”,“应当下地狱”,应该并入“扫黄打非”的行列。

必须申明,性艺术和黄色、淫秽内容是两个概念,不能认为文学中的所有性描写都是黄色的,严肃的性描写是有其欣赏价值和美学价值的。然而在我国,性文学观念还没有真正形成,远谈不上普及和成熟。我们认为,到现在为止,有关理论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了,现在应该从文学史、文学创作、文学接受、文学批评等方面对“性”与中国文学作一全面分析与评估。本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之一的文化,必将会被全人类逐步接受并享有,那么,也就必将会在21世纪的中

国吐露新绿,并且生发出美丽的自然之花。但是,在中国,性从来就不是作为艺术而单纯存在的,“性”在中国历来就是封建的、传统的伦理道德与进步的人类文明、人的解放、人的现代化激烈斗争、拉锯争斗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中,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明确色情、淫秽与艺术的界定,尽管找到一个可操作的标准比较困难,但如果没有好的界定方案,大家在对色情、淫秽作品口诛笔伐的时候,文学中的性描写也就会蒙不明之劫了。另一方面,随着文化市场的形成,文学阅读与接受已经成为大众的私事,正确的性文学观念如不能影响、占据读者的观念、意识,不正确的性文学观念就会乘虚而入,败坏社会风气。

恩格斯说过:“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①这个论断被称作是“两种再生产”的理论,实为一颠扑不破的真理,与中国广为流传的一句古话“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是完全一致的。人类的生存,除了要完成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外,还必须要完成人类自身的生产,而要完成人类自身生产,就离不开性活动。人靠性得以繁衍后代,社会才不断地延续、发展。“物质生活和性生活是人类的两种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从这两种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出发,创造出高度的文化,建立起光辉灿烂的文明。人们只要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且正视现实,就会发现,性及其心理、社会的衍生部分,如性别角色,都遍及我们社会和文化的各个层面;婚姻、家庭、宗教制度、道德观念、法律体系、个人关系的架构以及无数其他人际关系,都涉及‘性’的因素。”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2页。

“人类创造的形形色色的艺术、文学和通俗文化(诸如电影、电视和广告等等)都充满了性的主题,反映并影响人们的性态度。”^①因而,我们必须正确面对性问题和性文学,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性艺术屡禁不绝的事实,说明任何想禁绝性的企图都是徒劳无益的。

事实上,古人是从不避讳性的。“经孔子删定的‘为万世法’的五经中,没有一书脱述‘性交’这回事,尤其是《易经》和《诗经》。《易经》的全部几乎拿男女性交做根据,推测宇宙的一切。而《诗经》的大部分是因以前的民间歌谣——视性欲很平凡的歌谣。《礼记》拿‘男女’和‘饮食’并提。《书经》中也述及‘鸟兽孽尾’这种事。《春秋》内记述无数的奸案。五经中没有一部是‘白璧无瑕’的。”(谭正璧:《诗歌中的性欲描写》)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对性是持较开明态度的。在传统的经书中都有性,可见古人对性的态度之坦然。性对每个人来说,本来是平等的,但随着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性就成了某些人的“专利”。一方面是统治阶级过着骄奢淫逸,荒淫无耻的纵欲生活,另一方面又宣扬“男女之大防”、“男女授受不亲”,要求人们“禁欲”,到了明清甚至开始大量禁毁性文学作品。我们认为,既然性是人类社会不能绕开的话题,性文学又有社会的需求,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谈性色变。因此,我们试图为中国文学中的性描写作一粗浅的梳理和客观的剖析,以期对广大读者正确认识文学中的性艺术有所裨益。

关于“性与中国文学”的话题,在这本小书中只是将尽我们所能,作一粗浅探索,无论是从材料占有上还是从理论上,我们都无法企及更高,仅仅是探讨、摸索而已!不是谦虚,我们愿做抛砖引玉的工作!

① 刘达临:《性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5~6页。

目 录

序 一/1

序 二/1

引 论/1

第一章 历史的关照/1

第一节 “思无邪”——诗意品格的性描写（先秦—魏晋）/3

一、性文学的良好开端：《诗经》/3

二、性文学的艰难跋涉：从乐府情歌到文人艳诗/9

第二节 “淫而欲”——恣意铺染的性展示（隋唐—晚清）/25

一、性文学初结硕果——隋唐五代时期的性文学/25

二、性文学的全面收获——宋元时期的性文学/31

三、性文学的辉煌峰巅——明清时期的性文学/39

第三节 “虚而化”——灵肉分离的性挣扎（现当代）/46

一、情理碰撞中的性躁动——从“五四”到“文革”/46